

三國志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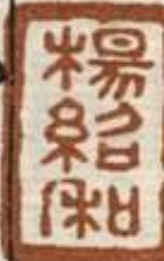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凌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

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

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

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畧曰凌為長遇事  
髮刑五歲當道埽除

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厲文帝

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

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

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兵船有功封

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

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

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

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

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

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

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

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



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  
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  
粲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  
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  
既誅曹爽進凌為大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  
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  
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  
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于廣廣言  
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  
於疆臣不堪為主楚王彪長而

魏志三十一

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  
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巳在鄧雖並有  
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  
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  
戮名士滅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  
量事名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  
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為  
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  
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其十一月愚復  
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浩本名俊  
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

校尉田豫討胡以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擊愚免  
官治罪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  
兗州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偽言云白  
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  
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  
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  
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畧曰凌聞東  
平民告詳知星二年熒惑守

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三年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越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師都凌至項飲藥死

魏畧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暈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又忝朝恩歷試無効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臬吏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大傳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相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頂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尔宜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虜甚惡之遂薨

宜

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

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

令孤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

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

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

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固皆

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

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

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孤及乎固

又曰無而揚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

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揚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

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

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

母知其慙池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固

耳汝為人吏自當尔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

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異得封

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朝議

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魏志下八

四

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

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

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

土埋之于寶晉紀曰兗州武東東平馬隆記為愚家客以

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

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

從容問蔣齊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

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

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父得其書皆以為法

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枝低叩舉弓射之

○母立儉

母立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

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

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

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氏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立與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効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弱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諸興與比皆安恤使盡力田與每所靡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拍陳其事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

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

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

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

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

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

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渡遼

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

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

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素尚奔遼東者率眾五

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

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



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  
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  
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  
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梁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  
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  
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案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宮名宮不從其  
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  
舉賢良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  
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  
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

魏志二十八

六

之世語曰頎字孔頎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

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  
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  
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  
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  
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  
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  
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

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二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用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軟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儉欽等表

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勳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故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

魏志二十八

七

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圍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曰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若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理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甚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乎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群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疆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

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依初不朝觀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為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謠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疆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難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糜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之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招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字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護軍傳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曰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

魏志二十八

八

友鳩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有使師孫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躰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名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後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湏定集上也

### 大將軍統中外

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頃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目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埽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曾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尔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負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未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名擅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六分。連接遠同一勢。曰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肯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

解其言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

大目大目涕泣曰世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

**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北至鎮縣**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

**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

**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

**迫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

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謂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持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克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

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  
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  
聞問之目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  
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埽除姦逆企踵西望  
不得聲問曾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  
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  
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  
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  
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  
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  
小人為誤諸軍便尔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  
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  
復走狼狽躡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  
負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未使曹氏少享血食此  
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必公侯不使程嬰杵臼名擅於前代而  
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  
於國六分連接遠同一勢曰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  
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肯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

魏志二十八

十

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神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尔乃可克  
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  
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  
處其落落是以遠逞忠仁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  
有此書世語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  
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  
刺史河南尹子默字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

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下之夷儉三族

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  
儉起兵問屈順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  
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  
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

晉鑿齒曰母丘儉

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  
臣矣夫竭節而起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  
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

欽亡入

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

侯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偶都

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燕不足

前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催備在二之義期於弊什前

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樓樓

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

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

天威得展一僵仆之曰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

偷苟生非許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

綏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授建安

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上

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答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

不奉宮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

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

身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

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入

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

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

大才八十 鬼志二十八 十一

諸葛誕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

尚書郎為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柱畿試

河汝誕誕曰先救杜侯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

誕飄于岸絕而後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

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

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

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

山諸葛誕

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職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記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在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

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

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

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

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

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

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

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

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

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

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

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

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

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

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

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

友

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

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

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

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

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

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

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

小事淺不徵事澤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

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

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

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

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

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

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

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晏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

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

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

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

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

國重兵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

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

緝不忠輒將步騎七萬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

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

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立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

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未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

不至於此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

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

魏志二十八

十三



初未吳人發長沙工吳蒯家以其塲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蒯  
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  
蒯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  
綱曰更葬不荅曰即更葬矣自蒯之卒年至家發四百餘年  
綱蒯之十  
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  
率二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  
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  
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  
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  
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  
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  
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壘甚峻

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為游  
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  
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  
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  
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瓜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  
蔣班焦彝言

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  
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  
心尚固士卒急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克猶可有  
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父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  
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也父兄子  
弟尽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  
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疾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  
固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月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

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

說全懌等懌等其率眾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

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尋

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眾出攻圍上

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

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漸復還入城城

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

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

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

魏志九八

十五

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

赴之眾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

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

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

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

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

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

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

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寶干

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子於敵吾弗取也乃免曹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向縛

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

魏志廿八

十七

攻而克

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

及大軍之攻亢九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覲字仲思吳平還晉覲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

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傳子曰宋

諸葛誕

建推朱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

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

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

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基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

懷德夫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

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歲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

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上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或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

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倅晉諸公贊曰倅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倅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倅因誅揚駿誣倅謀逆遂夷三族

○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

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

太丘長陳寔碑文言艾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

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

學士以口吹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

郡吏父怜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

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大焉

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

宣王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比年十二三謁者陽

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遷尚書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二萬人十二

魏志二十八

十八

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實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

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

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滯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寒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

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歡則下無

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立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欽進封方城鄉侯行安

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  
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  
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流離幾於危  
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  
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  
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  
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

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  
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  
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  
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  
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  
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  
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  
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八百戶景元  
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



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拍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且遂乘之從陰

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氍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

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綬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

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

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大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表子曰諸葛亮重人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

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粟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立於旣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

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

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  
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  
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  
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列師纂等皆曰  
艾所作悖逆變費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  
仰天勤曰艾忠臣也一至此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  
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以死艾本營將士追出  
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  
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

鬼志卷八

廿五

子及孫於西城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

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

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

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

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

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荀綽

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

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明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

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泰始元年

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  
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  
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  
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  
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  
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  
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  
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  
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爲區種身被烏

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  
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  
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  
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  
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東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  
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艾手屈膝艾  
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  
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  
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

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  
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  
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  
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  
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章土宜收  
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  
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  
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塊而天下歸其義  
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  
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

魏志廿八

廿七

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  
始中羗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

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雲辰為西戎牙門得見薛武帝問震

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  
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今由此遷為定  
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  
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  
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

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

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

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渚數遣詣宣王  
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頓喪考妣  
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  
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

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者文來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充豫州刺史所

### ○鍾會傳

**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

**惠夙成**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

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

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无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

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

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頓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

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

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

快邪遂無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

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

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

信扶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

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案鍾繇于時

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去宗子雖七十无无主婦之義也

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

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憤將引鳩弗獲餐椒致禁帝乃止

**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

**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

**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

**聲譽正始中以為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

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

王所能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

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

覆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

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

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松字叔茂陳留

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

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

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声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仕景王為相何容不定虞松表然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

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

**關內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

**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

**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

**詔勅尚書傳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

**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

**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

**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

**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

**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

**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

會雖童稚覲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李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

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

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

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悔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

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

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



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借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願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能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躋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北葬天子有七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且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駕住頃丈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綜

魏志九八

二十一

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嗣諱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營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

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  
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  
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  
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  
無不綜與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  
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  
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  
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  
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  
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

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  
萬餘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  
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  
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  
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  
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  
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  
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  
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  
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

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  
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  
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  
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  
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  
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  
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  
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紀隆

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  
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  
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帥有征無戰故虞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  
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  
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  
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  
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異徐之郊制命紹布之

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皆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當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

皆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

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  
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  
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僂道詣縣竹趣成都  
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  
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曰章等從劔  
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  
使章先登遂長駟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  
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曰官名

緒入晉爲人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銓字德林致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致侍中御史中丞  
承進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

魏志廿八

世四

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  
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  
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  
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  
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  
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成護軍胡  
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度截其前參軍姜彭將軍  
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  
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取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  
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

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  
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  
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  
臣又手書申喻開亦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  
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  
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  
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  
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  
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諉殊俗向化無思不服  
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

魏二十八

廿五

官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  
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  
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  
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  
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

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

彊敵絨制衆城罔羅并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  
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

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

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

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君其言今辭指字傲多自矜伐又毀艾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

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文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去恐鄧艾或不就勸令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乎謂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

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  
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  
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  
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  
烈爲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列獨坐啓  
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  
人列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  
已作大坑自培培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  
帟苦洽拜反爲散將以次培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  
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  
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  
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  
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  
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  
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  
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天下  
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  
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旣格斬維爭赴殺會會  
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薄之孫也遵



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相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政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淵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

法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

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

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俊連勅山

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

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

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

鬪汶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必會邕

魏志二二八

卅八

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且有愍然峻山兄弟特原有

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

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

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荅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

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

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

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

今伐之如拍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

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

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

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  
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  
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自鄧艾不執文王將  
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  
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去可  
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  
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  
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

魏志二十八

卅九

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  
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卽悌字元

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  
召而責之曰往者五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  
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  
掩骼骨齒仁埋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  
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  
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  
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  
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義  
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  
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  
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  
會常  
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

論易無玄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  
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

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

易及老子為尚書即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

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為尚書即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辨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其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比蚩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技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丑十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

魏志卷之八

四

高功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躡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汪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曾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拍路致有理統著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去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即於其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厲疾亡時年二十四无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日造陰陽則妙頤无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而氣相推弼皆積落多所不開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

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  
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  
卷末年載數車與蔡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  
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  
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  
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立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

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

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

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各敗

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

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

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  
目曰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

論也  
論也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